

茶楼，老上海精致的风情旧景。在茶生活成为一种文化时尚的今天，回顾老上海茶楼的历史别有意味。

老上海茶楼兴盛于清同治初年。《清稗类钞·茶肆品茶》中记载:“上海之茶馆,始于同治初三茅阁桥沿河的丽水台。其屋前临洋泾浜,杰阁三层,楼宇轩敞。”自丽水台茶楼之后,老上海茶楼由南市向北市一路发展,一洞天、湖心亭、怡兰、桂芳阁、香雪海、鸿福楼、一壶春、得意楼等颇有诗情画意馆名的茶楼纷纷开张。至清宣统元年,上海约有茶楼 60 余家,上世纪 20 年代增至 160 多家。当时,沪城内外、南市北市、河沿桥旁、十字街头茶楼林立,茶客如云,茗香醉人。时人去宝善街松风阁茗饮为“沪北十景”之一。

老上海是五光十色的老上海,茶楼自然也五花八门。四面八方的人创业上海,开出了特色各异,茶楼,有苏浙风味,有南国风情,也有日式欧派。同芳居是当年小有名气的广式茶楼,南社的苏曼殊是广东人,在异地他乡的上海见到同芳居,他有如回故乡如见亲人的感觉,许多

自从《舌尖上的中国》风靡荧屏,大受饮食男女的追捧后,锅碗瓢盆交响曲火爆上演,美食热迅速在全国兴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白山黑水间,大家都在秀厨艺、晒食单、逛餐厅、尝佳肴、品美味,好像全民一下子进入了舌尖上的饕餮时代。

凭心而论,《舌尖上的中国》作为央视推出的一档专题片,还是颇有文化内蕴、历史传承与民俗风情的,凸显了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识,是对悠久的中华饮食文化的一次认真梳理和深入思考。然而,现在荧屏上有不少厨艺节目,却是有些过度娱乐化与杂耍化,有的甚至是媚态化与低俗化。如邀请些平时和厨房不沾边的影视明星来参加,打情骂俏,故作嬉闹,不仅浪费食材、暴殄天物,显得相当无聊,也是对观众不负责,

可以讲是“泛娱乐化”在美食领域的蔓延。民以食为天。本来嘛,做些美食节目,展示些厨艺名品,介绍些各派菜系或推荐些著名厨师,也是无可厚非的。尤其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长,对饮食的要求也越来越讲究,厨艺节目的走红,也正是人们在精神与物质上双重需求的显示。况且泱泱中华,饮食文化的积淀也是相当丰厚,从孔老夫子的“食不厌精,烩不厌细”到东坡肉、万山路,从袁牧的《随园食单》到李渔的《闲情偶寄》等,可谓是蔚为壮观。仅是《红楼梦》中那个茄子的烧制,就令刘姥姥叹为观止。但

时代毕竟在进步,饮食文化得与时俱进,要讲究科学性、保健性、合理性及环保性。然而现在有些饮食节目却是有违于此的,似乎缺乏文化的关照和思想的支撑。

由此想到前两年所看的话剧《天下第一楼》,讲的是创业于同治年间的烤鸭老字号“福聚德”,传世至民国初年后,由于二位少掌柜的无心打理,店铺衰败。后请来了聪慧能干、敬业务实的卢孟实来主持,名店恢复了生机。十年后,二位少东家与卢争起了主财权,卢被逼离开“福聚德”回山东老家。临行前

诗文在品茶时抒发写就。“在这个古老的茶馆中,我们不难会见一两个有学问有身份的中国人,他们一面喝着香茗,一面神游故国,追念着这古老中国的过去的光荣,一面向往着

老上海的茶楼

朱争平

凤凰的再生。”这是美国作家爱狄密在《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写下的文字。老上海的茶楼不像北京茶馆那样泾渭分明,各有其不同的娱乐形式,而是多种功能圆融,光怪陆离。当然,因茶客不同茶楼也分高低两档。高档茶楼大多开在繁华市面或风景幽静之处,是要人显贵、社会名流、文人学士、阔佬商贾聚会之所。低档茶楼遍布市井里弄,茶客为社会的普通百姓。“老虎灶”则是后者的代表。底层百姓劳作之后来此歇脚,泡上一壶廉价的热茶,边饮边说笑逗趣,传播社会各类消息和奇闻,甚以为乐。

老上海茶楼不仅仅是茶楼,南社的苏曼殊是广东人,在异地他乡的上海见到同芳居,他有如回故乡如见亲人的感觉,许多



老上海茶楼

建筑商常聚于福州路长乐茶楼,小包工则在湖北路天香阁及附近的一乐天茶楼活动,花卉行业在老西门外阿德茶楼设台交易,品芳楼是旧汽车配件的交易场所,四美轩是珠宝玉器市场之一,浙江路萝春阁是木业集散地,一洞天茶楼则是报人的新闻聚会中心。争执双方

议和一般也在茶楼进行,旧时叫做“吃讲茶”。即发生纠纷的双方请第三者一起到茶楼调停,如果双方同意和解,调解人就把红绿两种茶混在一起,双方一饮而尽,事情就算解决。

“戏曲是用茶叶浇灌起来的一门艺术”,这句话说透了茶楼与文化的不解之缘。老上海最早的戏院“三雅院”就是吃茶带看戏,实际上是个茶楼。文人雅士、书画墨客也都喜欢到茶楼雅集,煮茶论艺、泼墨挥毫。当年著名灯谜社团“萍社”常借茶楼举行活动,茶座间悬挂着灯谜,给茶楼增添了浓厚的民间艺术色彩。许多茶楼还辟有书场,长枪袍带、公案侠义,或弦索悦耳,或惊堂醒目,不少评弹艺人是 by 茶客泡成名的。

老上海茶楼也是新闻集散地。因茶客杂消息多,故而报馆的记者、巡捕房的巡捕、便衣侦探都经常

他留下了一副对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横批:没有不散的宴席。此部戏颇有史诗意识和兴衰理念,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底蕴,耐人寻味而发人深省。尽管戏中也有烤鸭的美味与厨艺的展示,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形成舌尖上的风景。这可能是此一时、彼一时,风水没转到。现在似乎是只重味觉不讲感觉,变得食欲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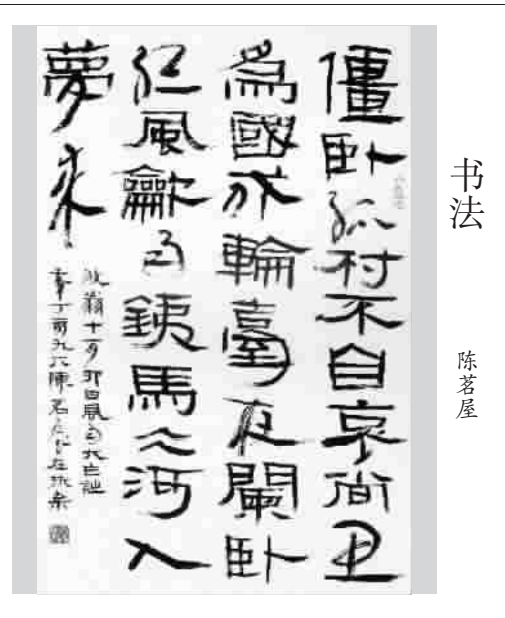
就像饮食有节那样,美食节目也要有量的控制 and 度的把握,不要让饕餮之风、奢侈之气影响当下的社会风气。记得电影《鸦片战争》中,当李鸿章请洋鬼子吃饭时,满桌的山珍海味、盆碟堆集。而洋鬼子在让李大人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后,宴请李大人的仅是一块半不熟的牛排,当李大人发出疑问时,洋大人答道:“你们把时间都化费在吃上了,所以你们今天签这个条约。”

重庆北岸有涂山,传为夏禹王之子启的发祥地。山峦险峻,与重庆对峙,为古代用兵之地。清末民初,设江北厅,要塞也。江绕其下,环如“巴”字形,古为巴子国,今为巴县。按涂山有四:一在安徽怀

重庆涂山

卜点

远县东南八里,淮河东岸,一名当涂山,与荆山隔河相望,一在浙江绍兴,为禹会诸侯处,一在濠州,苏轼苏辙兄弟涂山诗指濠州,或即怀远涂山,夏禹治水,三十未娶,行至涂山始婚。



书法

陈茗屋

光顾茶楼。有的记者在茶楼听到消息趣闻后,当场草就文章发往报馆,许多报纸的花边新闻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巡捕房的巡捕、侦探不仅常从茶楼中得到破案线索,有时干脆在茶楼办案,所以老上海有包打听茶会之说。不过,这种茶客从不付茶资,茶楼老板需依仗他们的势力维持市面。

抗战的孤岛时期,老上海的茶楼逐渐萎缩,一些晚清极负盛名的老字号茶楼因门庭冷落纷纷关

门。上海解放后,受“左”的思想影响,茶楼茗饮被视为旧社会生活方式遭到批判,老茶楼所剩无几。改革开放后,茶文化复兴。一些老字号茶楼恢复营业,各种新茶楼、茶艺馆和茶室如雨后天春遍布街市,传统茶文化进入城市的慢生活。人们在这里品茗休闲,享受浪漫和温馨。

茶楼,上海人心目中永远不会消失的风景。期待今天的茶楼能为这座城市拂去一份喧嚣,平添一份静气。

纠正一副常见对联

陈以鸿



有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时常出现在传世文学作品中 and 戏曲舞台上,可是上联往往有误。这副错误的对联是:

画龙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上联初看起来不错,说的是画龙和画虎都难画骨,但是和下联连在一起,问题就出来了。正确的对联应该是: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很明显,这副对联重在下联,上联是用来陪衬的。但既是对联,就要讲究对联的规则。下联说的是“知人”,主旨是说“不知心”,用“知面”来反衬“不知心”,意义格外深刻。上联说“画虎”,同样地用“画皮”来反衬“难画骨”,与下联可谓殊两悉称。在错误的上联中,“画龙”和“画虎”是并列的两件事,与下联“知人”一件事不对称,少了“画皮”一个层次,更使“难画骨”缺乏力量。不仅如此,正确的上联中“虎”是仄声,“皮”是平声,与下联“人”平声“面”仄声相反,符合联律,而错误的上联中“龙”平声“虎”仄声,与下联“人、面”二字相一致,就违反联律了。由此可知,这副错误的对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不合格的。特别是,如果作品中或演出中引述这副错误对联的是有文化者,是不符合实情而有损人物形象的。这错误沿袭已久,希望戏曲从业人员勇敢地把它改正,必将增强演出效果。传统出版物当然不能随便改,但也可用编者注的方式加以说明,以求裨益于读者。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陈钧德来电说,他准备和闵希文先生联袂举行一次题为《妙悟自然》的小型画展,邀请我抽空看看他们的画,我欣然应允。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闵希文和赵无极、朱德群有同窗之谊,是我国著名的第二代油画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今年已 94 岁。前年不慎跌倒,盆骨严重损毁。这对于一个 90 开外的老人开说,无疑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医生认为,除非奇迹出现,盆骨很难修复。导致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长期卧床,生活无法自理,最后将被迫放下紧握一生的画笔。陈钧德深深为他的老师的前途担忧。但是,闵先生以坚强的意志,积极配合治疗,半年之后,奇迹果然出现:他不但站起来了,而且想画画、能画画了。

作画,调节了闵先生的身心,使他心无旁骛,帮助他身体进一步康复。闵先生选择了较为轻便的纸本与油画棒,全身心地融入艺术世界。他以儿童般的纯真在画面上尽情游戏,创作激情喷涌而出,三两天画一幅,一幅又一幅精美的静物画问世。此次画展,展出了闵先生骨折康复以来近两年的新作 25 幅,都是用油画棒创作的静物画。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挥洒,是色彩的奇妙运用。《三彩马与仕女》神态逼真,形象生动;《各色玫瑰》《瓶花》和《水果篮》色彩斑斓,变化微妙又明丽丰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个唯美、脱俗的纯净空间。

陈钧德先生为闵先生身体的康复和艺术生命的长青而高兴,为了祝贺老师作品的复出,同意和他一起办一个画展,也拿出自己的写生速写作品 25 幅,为之助兴。陈钧德认为,写生同样是写生命,是倾注情感的艺术创作,而不仅是积累创作素材。这次展览的油画作品,是陈钧德近年来外出旅行时,用油画棒画的速写。陈钧德的绘画被誉为既借鑑了塞尚、马蒂斯、梵高和德国表现主义大师的精髓,又融入了中国传统书法、绘画的神韵,更有自己的创造的写意抒情油画,现已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在这次展出的速写作品中,更洒脱地体现了他的画风。《广场春晨》以自己特有的色、线、形、体、面等绘画语言,描绘了奥地利的一个春天早晨的美妙景色;《柬埔寨的参天古树》以绿色的线条和色块,只画半棵大树,一个男子在其间行走,身高只有半棵古树的十分之一,表现了大树之高之古;《彼得大帝之像》是画家今年访问俄罗斯的即兴之作,寥寥几笔,随意而作,彼得大帝右手持刀、左臂伸出,勾画出这位不可一世的君王的冲天豪气。这里没有一般的人物墨客在历史遗址前那种惯常抒发的悲沦感,有的是赞叹彼得大帝大业已逝去的久远的辉煌。陈钧德创作的油画,越来越摆脱了传统油画的写实风格,越来越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内心的东西,自成一家,独具风格。

在举行画展的当天,闵希文在家人陪伴下,兴致勃勃地出席了开幕式。上海作协两间展厅里人头攒动,各界人士济济一堂,画展获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闵希文先生高兴地说:“回顾一生,纵然历经坎坷,如今已是体弱眼衰,但只要手能握笔,心有所依,画中就有我所思,应该算是幸福的人!”是的,闵先生的确是可以算得上幸福之人。不堪回首的昨天已过去,94 岁高龄依然能作油画,虽然目力不济,手却至今未抖,笔力不减当年,堪称中国油画史上的奇迹。

欣赏两位大师的画展,让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感动的热流。陈钧德教授说:“唯有当我们热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才算是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战胜衰老的最佳良药,不是物质,更不是名利,应是那永不丢弃的梦想。我感悟到,对于真心从事艺术的人来说,人生的最大幸福无非就是能为艺术而真诚地燃烧。”我们每个人都会衰老,但进行自己喜爱的劳作的确是战胜衰老的良方,心静则无私,多动则长寿。每一名画家,每一位退休老人,尚都能像闵先生那样,为艺术而燃烧生命,终身释放生命的能量,那也许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有效的对策。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今年恰满 20 周岁的节目,恰是长期承担政府与社会、市民与官员有效沟通、互相理解、彼此支持、配合默契、共同构建“和谐上海”的一股不可或缺

的“源头活水”,是围剿地沟油把“水”烧开的最后“一度”。有人说,她是打开官民心结的一把钥匙;有人说,她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平台;有人说,她是践行社会民主法治的舞台;更有人说,她是当下上海各界共同参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助器。而在新老上海市民心里,所有这些对她的肯定说得全是事实! 明请读《有一种声音来自你我》。

十日谈

架起一座桥梁

那天笔者手头正好另有工作不能耽搁,错失了这次难得的与会机会。

延安时代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是的——政府对新一轮围剿地沟油行动的“认真”,就在于各职能部门收拢五指形成拳头,然后在市政府的统一调度下迅即重头出击!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多了。政府既治标又治本的系列举措相继推出,地沟油流往外省市的渠道一个个被封堵,一批害群之马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所有这一切,最令笔者开心的,是沪上的两家专业“地炼厂”从长期“吃不饱”翻身为一时“吃不了”。

“水”烧开的最后“一度”

鲁宁

正是上广的一档名牌节目《市民与社会》。2011 年 8 月 11 日中午,电波准时从节目“飞”向千家万户,飞向正在午餐的市民餐桌,飞向本市职能部门乃至市政府领导的耳际……

十数位听众参与了当天节目的“地沟油直播”,他们的背后肩负着全体市民期待政府重拳出击地沟油的信任。那天中午,笔者以上海一家纸媒记者的身份被节目组邀请担任“节目嘉宾”。

第二天上午,笔者意外接到节目主持人的电话,通知笔者当天下午沈晓明副市长将召集职能部门开会商讨围剿地沟油会议,希望笔者前往旁听。很可惜,